

《七棚头的光阴》： 时间的沉淀与铭记

□章锦水

给一座老宅写序，仿佛是给一位老者写光阴的故事，笔尖有些重。我抬起头，看不见有什么在空气中流动，静止的，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，在拍打微小的尘埃。

那些已停留在樑檩上过百年的东西，恐怕都有了灵性，令我们心生敬畏。

如果不是因为历史的久远，不是一个恢宏的建构，不是一堂近似完美的建筑学写生课，不是刚好廿年前到此任职，我也许不会走进七棚头。

我初识它的今生是一幢接近腐朽的美学道场，在我诧异而惋惜的叹息中，它摇摇欲坠。我把脚步放轻，怕的是惊扰天井里比我年长的一草一木一苔藓，怕的是惊扰先人期许的后世隆昌的梦，怕的是惊扰自己的内心。因为面对一无所知的老宅前世，谜是黑暗的、无头绪的胡思乱想。甚至我还生出一点幻觉：它在另一个平行世界的空间里，仍然富丽堂皇，仍然人头簇拥，仍然见到胡氏先人们努力而滋润地生活着。

我是较早倡议要做修缮的。那时我年轻，而老宅就已老了。好像七个伟岸、傲然的棚头已塌了一个，里面厢房也倒了几间。老辈的村民中，有人递给我几张纸，类似于此老宅的介绍信。记得我当时认真地看了，唏嘘一番。历史的沧桑总在你人生的经验之外生成，然后冷不丁在某个时间的节点让我们撞见，让我们扼腕。

我曾动员村里迁出那些租用住下的外乡人，我担心不慎之火的不问青红皂白。我还延请了当时的市长莅临七棚头，一起欣赏，一起喟叹，然后图谋举市财政之力，启动修缮。市长当场表态拨专项资金，我亦应允镇财政追加，以图七棚头大宅雄风重

振，赓续前缘。惜乎村民保护意识弱和对于产权及当前租金收入等的顾虑，一直未能腾空房子以供修建。一个休息天，我约上著名摄影家卢广，背着相机悄悄潜入古山一村，对着这个大宅一顿狂扫，总算积攒下一些图片。心想，真要是修不了，我还能展呈出二十一世纪初老宅的苍古风貌。后来，我还叫邮政做了一套包括七棚头在内的古山古建筑系列名片，发到各村意欲唤醒保护意识。有了此举，算是略为安慰没能在任上修缮的这桩憾事。

七棚头在村民的心中似乎很有地位。但那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。因为物质遗存的老宅已老态龙钟，暮气沉沉。几十户原住户早已在生活中鄙视它而搬离不住，廉价租给外来务工者。但七棚头又是村民的骄傲，凭此老宅，在饭后茶余或外客来时，有一个个似是而非、似非而是的故事可讲，可励志，可歌，可泣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在大致的胡氏家族兴衰史中，夹杂一些不确定的说法，使老宅的前世今生扑朔迷离而引人入胜。

七棚头是省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。近几年，随着古山省级示范镇的创建和新农村建设，镇、村两级保护开发老宅的意识强了起来。仿佛一个老人重新被待见，重新被孝顺，七棚头的光阴于此时重新明媚。市、镇两级财政八、九百万元的投入，是一剂再生药，老宅风尘中逆袭、站起，七个棚头如七只苍鹰，傲立于华溪江畔，傲立于蓝天之上。

那天，吕煊、云东、长征诸兄引乡土文化研究会同仁走读这座老宅，心怀虔诚，我亦随同前往。如老友重逢，感慨万千。我在三进院落的上下楼、天井、厢房盘桓，看青砖黛瓦，朱楹粉墙，竟如隔世。这种情境的回归，当溯及前清至民国。依稀仿佛我



通讯员 林群心 摄

又听到了百多年前一个望族全家团圆的喧哗声，看见一幅幅幸福安详的生活图景。

老人最怕孤独，老宅亦如是。当我们把自己装进七棚头时，整座老宅便明亮、生动起来。我知道同仁们更多的心思在挖掘七棚头可能有的故事上，他们的眼光恨不能洞穿一砖一瓦，洞穿百年的沧桑。他们胸有成竹，手握妙笔，不久之后定能挟己之才，著文记事，流传后世。但我却在思忖：老宅重修后，偌大的历史空间，该如何被当代人利用和保护？文物的当代价值该如何进一步呈现？

当我们尊重历史时，历史也在尊重我们：当下的写作一样被时间所期许，并将在时间中沉淀与铭记。那么，让我们以情怀的名义，集合文字，列队向前、向后迈出审慎的步伐，接受光阴的检阅吧。

在古竹桥的波光里

□南木

在古竹桥上漫步，脚下的青石板上爬满绿苔，21个两头尖尖如舟形的石桥墩在绿草中半掩半露，山风混着溪风伴着野草的清香拂鬓掠面，远处一只只雀鸟停留在无痕电线上，错落有致如一行行五线谱般挂在天地间，湿地公园里纵横交错的小溪流叮叮咚咚弯弯曲曲地奔向李溪，投入千米外灵山湖的怀抱。翩飞的白鹭就是这片旖旎风光中的精灵，人类与万物和谐共处的使者。

古竹桥，又称万古桥，静卧在浙东永康城东25公里处，古竹畈村的南端、新(楼)舟(山)公路的交叉点。这条青石板铺砌成的古石桥，是我市现存最长最古老的叠箱式分水尖悬臂平梁板桥。传说此桥是北宋年间造的，明代《正德县志》、清代《道光县志》均有记载，却都只提到“苦竹桥，县东五十里”这么一句，加之原桥碑志已佚，修建年代难以实考。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和人类战天斗地的改造，当年两条溪流交汇而成的宽阔三江口变成了狭窄的小溪，这座弧状设计的桥，犹如一道长虹卧在绿野碧波之上，为寂寞的乡村平添了几分古韵。

这座伫立了千年之久的古竹桥，栉风沐雨中看到了多少风云变幻、沧海桑田呢？古竹桥目送潺潺水流沿山而下，映照着连绵青山弯弯绕绕数十里，直到南溪、华溪。或许那时永康东部活得最自在的，就是这奔流不息的李溪东源头——新楼溪，百余米宽的河道，两边山上巨石嶙峋，水边槐树、柳树婆婆招展，鱼虾蚌贝、飞禽走兽快乐悠游，渺无人烟，更无桥梁通衢。

不知何时起，这片寂寥的土地上有了第一缕炊烟，这缕烟犹如夜空中的一点星子般渐渐地闪亮了河边的洼地、丘陵，至此筑庐而居的人也如燎原的星火般点点簇簇在两岸闪烁。1000多年过去，最早居于此的是哪个家族，100多条4.5米长的桥面石板出自哪个采石场，如此大规模的石桥是谁的手笔？一切已不可考。测量此桥南半桥、北半桥的青石板宽度分别为0.28米和0.35米，不禁联想到史料记载：此桥在康乾年间有过重修。或许在某次洪水

暴发之时，处于流水中心的北半桥曾被冲毁，桥面石梁受损严重。因此，修桥时干脆换上了更宽的石梁以增强受水力吧！

从南溪到李溪，由李溪再溯流至古竹桥，这条路有多长？围堰造湖前，河流环山潺湲，水位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时涨时落，沿溪的路在溪滩上纵横交错，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，千年前有多少人踏上过？或许这是官方修建的永康与丽水、温州往来交通要道上的一座桥梁，它的架设缩短了永康南下至沿海的距离，方便了各种商贸往来。或许这是当年众多挑盐客往来永康东面乃至前往东阳、义乌、浦江等地的必经之路。

商人们要绕过一道河，不知该翻越多少座山岭，淌下多少汗水。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，没有谁比这些长年奔波在外谋生的商人们更懂得桥梁的重要作用，而当简单铺设的桥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商贸行旅需求后，商人们集资造一座不惧洪涛巨流、方便车马往来的桥，也就成为一种必然。此桥名“万古桥”，是希冀它能万古坚固、善行万古流传之意。古竹桥之名，或许是因其距古竹畈村不远而得的另一名罢了。

800多年前，古竹桥的目光或被那自称“人中之龙，文中之虎”的陈亮吸引过。“尝方山柿，气味如兰”一言里隐约可捕捉到龙川先生寻味方山的身姿。他意气风发地策马而来，在桥头额首南眺，沐风而歌，又经此桥南下至永嘉问学于数文先生郑伯熊门下，与水心先生叶适等人一起蔑视朱熹之类的理学家的空谈心性命理，“谈王说霸”“专言事功”倡言改革，奠定了永康学派“义利双行，王霸并用”的思想基础。如此看来，这座桥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桥，它能跨越辽远的时空实现心灵的沟通、思想碰撞，是助陈亮思想渡向“永康学派”的彼岸桥。

500多年前，那个奔往于缙云白竹竹旸村与广济寺之间叫卢勋的书生的身影，也留在古竹桥下粼粼波光中了吧！广济寺坐落在古竹畈村对面仙岩山的半山腰上，离古竹桥不过千米之遥，它曾是寄

居外祖家求学的卢勋的书房、歌台。那些年，他的书声与寺外不远处那挂飞瀑，飞珠溅玉般泻入山下清澈的李溪里，汇入更遥远更宽阔的河流中。这个饮李溪水数十年的书生，可曾无数次徘徊于山麓登临，把目光投向这座通往家乡的石板桥？嘉靖十一年，绵远的道路那头，传来已届不惑的卢勋中进士的消息，这意味着他将走出这座隐居了半世的庙宇，走进庙堂，陪着他单恋了半世的大明王朝栉风沐雨。千百年来，入世出世的矛盾始终烧灼着中国士子的心，朝廷昏晦飘摇、危机四伏，哪里比得过桃源之境的逍遥自在？卢勋喜忧参半地奔赴前程，谁也想不到，这曾受山风野涧滋养的清流，会与严嵩之流合污，风光一时后终被弹劾。卢勋告老后，家乡白竹旸村被赐造尚书房尚书坊，留下一痕残迹诉说着当年的荣耀。他的晚年却更多地停留在了广济寺，召文友聚会，于瀑声喧嚷中谈文论道，执子对弈，闲掷晨昏，他的灵魂在此似乎已洁净如初。古竹桥莫非就是卢勋的法桥？

滚滚光轮飞碾，这座桥看着一个个家族来到这片土地，或繁衍兴盛，或昙花一现。它看着王谟公从华溪溯流而上，经李溪九曲十八弯，在蒲塘山下落脚；它目睹芝英应氏潭湖一脉溯源而上，在白岩山下筑庐而居。它在乱世盛世的交替中走向苍迈落寞，离它不远的上游一座更高大宽阔的桥接替了它，桥上喇叭声声人来人往，短短数十米间千年时光在此对峙、守望。它一双浊眼，看多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，也看够了人世荣辱兴衰；它无法阻拦烧杀劫掠的土匪荼毒生灵，也无法拯救滚滚洪涛下呼号哀告的亡灵；此际，或许它更欣慰苍生迎来了安居乐业的清平盛世吧！桥下百米宽的河床老而干瘦，千万年来欢唱的浪花，已化为满垄满川的绿意，恣意洒脱一如上古时期的那道新楼溪。

在喧嚣的尘世太久，不妨到古竹桥上走走，看看这一大一小、一长一短的两座桥，看看波光里的悠悠白云、飘摇荇草，看看夕阳下的绿水青山、古道田塍，当更懂得千年唯一瞬罢。